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二十六回 壯士軍中求故劍 美人帳裡戮殊魁

卻說焙茗到署，寶玉見了，先問老大人、老太太安，隨後便問：「有何近事？」焙茗道：「別無甚事，只環三爺已另對了親。說通州有一大戶，本是金陵王家，因在館上當差，就娶了位二房太太在京裡住下。後廣東做知縣回來，有十萬之富，並無子嗣。大戶死了，那太太在宅裡本家螟蛉一女，說：『肯做養老女婿，將來送終後，家事全是他得。』環三爺動了貪念，求著太太。太太因自己一家，就允了。環三爺差人去說，那裡說：『親是肯對，但不准有房裡人。』三爺竟要打發彩姑娘起來，把彩姑娘氣得上吊，幸虧芙蓉仙顯靈救了，還對他說：『再生有路，緣在南方。』所以彩姑娘立志要在江浙出家，太太和薛太太叫奴才夫婦送來，已在堂上。」寶、黛因忙叫快請，及進來，跪下就哭。郡主忙拉起，道：「哭也無益，請起來細商。」彩雲又將前事訴說一遍。郡主道：「西湖上怕少庵子，但我們去了怎麼著？我的意思，不如到我家庵裡和蕊官做伴兒，可好？這庵名又合著蓉仙暗號。」大家說好。彩雲又謝了，遂去尋芳官等。大家都替他憤憤。五兒道：「環兒荒唐已極！但難得你揀得好主兒，還要把茯苓霜送他，累我幾乎打竊案官司。」芳官道：「環三爺待他本好的，不然，為什麼見了人家薔薇硝，就硬要來給他？不過如今色衰罷了。」紫鵲道：「人家心里正不自在，你們還要拿他開心！只問姐姐，晴姊姊怎麼這樣靈？」

彩雲道：「他靈的事多著呢！前日，玉釧姐姐難產，虧得他送丸藥來，就產下了。王善家害熱病要死，忽道：『陰司裡說他造言生事，害了仙妃，罰令拔舌。』就將舌頭拖出，嚼得粉碎死了。所以香火越盛，朔望連太太都去拈香呢！」隔了一日，蘇州來接岫煙，彩雲就同他船去了。

郡主才在大關送行回來，忽材官飛馬來報：「甄姑爺點了狀元；林舅老爺點了探花；周姑爺點了傳臚。」忙回署中與老太太、湘雲等作賀，合城各官也來道喜。

鬧了幾日，又接內務信，知仲妃親制繡幢一對，命寶玉派員送普陀供養。寶玉因未至普陀，又要海上巡察，就奏准親去。

到寧波時，那提督馮紫煙本是世交，留住半日，方開船出去。

招寶山下便遇著柳湘蓮，道：「目下海上『黑霧大王』甚為凶勇，兄弟你莫去！愚兄代勞罷。」寶玉不肯，便拉芮珠陪著同去。

到山上，天尚正午，寶玉正在掛幡，忽然黑風陡作，黑霧迷漫。和尚道：「不好了，大王來了！」寶玉驚得打戰。湘蓮道：「莫慌！我且去抵敵，芮兄弟你與二爺作陪。」匆匆下船出陣。那知風勢太緊，未經三合，早已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，手下兵弁非遁即降。洋匪蜂擁上來，芮珠十分著急，幸寶玉將寶珠掛起，大王妖霧到得山下，早已風息浪平，方才敵住。那大王正想設法上前，恰值馮提督引兵來救，黑霧大王暫且扎住不來搶山。寶玉忙燒信香，請晴雯仙駕。寂然，過了半夜，方來道：「二爺放心！郡主明早到了。」

原來杭州自寶玉去後，署中無事，黛玉眾人正在露坐乘涼，忽見蓉仙在空中道：「寶玉被困普陀山，速速往救！」要再問時，已不見了。黛玉這一驚不小，一而即說去請周姑老爺，一面收拾行李，帶了花芳、柳婉及香憐、玉愛起身。周震夏得了信，也忙點起五百兵，同包勇家將一同進發。無如普陀從內地走要五六天才到，若從海上轉，苦無船隻；又風帆不順。黛玉道：「不必管他！且渡江去！」那知才出得城，只見一位垂髫神女立在雲端，一眼望去似曾認得，正在踟躕，忽見神女道：

「郡主莫慌！我助你順風，你將渡船做坐船罷！」說罷，將裙一條係於桅上，吹了口氣，頓時，順風大作，連船家不能做主，已從繫子門開出海去了。舵工只得拿緊了舵，任他飄蕩。天才黎明，隱隱見了一群船折戩下來，忙去問時，恰是馮紫煙得了寶玉的信，點一千兵來救。那知被黑風、黑霧壓住，不能取勝，敗陣下來。

彼時，兩軍相遇，各訴原由。郡主命將兵並在大船上，仍舊順風進發。不到十里地，那邊看見船來，也早放船迎敵。船頭上一個漢子，身穿青直綴，披髮赤腳。候船將近時，把劍一揮，頃刻風吹霧立，一氣迷漫，霧裡還有無數金蛇攪將過來。

這裡船如何敵得住？又想要走。郡主在敵樓看見，忙用一個掌心雷打去，頃刻霧氣全消，青天白日。那廝見法已破，又將小銅牌一面，在將軍柱上一拍道：「水族助陣！」又早波濤洶湧，水中如簸箕大的蟹，臂膀粗的蝦，以及吸潮海鯁，吹浪江豚，千奇萬怪，無所不有，都向船頭張牙舞爪而來。這些船，那裡還立得住個人，郡主忙又一個掌心雷打去，打得那些水怪死的死，逃的逃，盡數不見。

那時，兩船已經相接，只見黑漢道：「這還了得！」提著潑風刀霍地裡跳過來，香、玉二人也各持雙刀出船接戰；柳婉在旁看見黑廝兇惡，輕輕把袖弩發去，早中黑漢左眼，「阿呀」一聲，已跌入他的船艙內。香、玉二人正要搶過去，只見一個白妖的婦人，高髻拖鞋，一把繡簫刀迎住，道：「不得無理！」彼此戰夠多時，那婦人忽背上伸出一隻手來，將香憐抓去，幸虧郡主眼快，接手一個掌心雷，他方將這手縮入，香憐已跌在船旁水內，幸搭了一張蒿子，方得上來。玉愛一人有些怯戰，花芳便舞著馬祖銅棍出艙來，道：「玉妹少歇！」那婦人便來戰芳官。芳官怕他又伸出手來，忙用分身法把身一搖，頃刻變做三十六個芳官，一樣用棍團團圍住。那婦人知不能取勝，又記掛中箭的人，把刀一掩，將身一縱，跳入彼船。郡主見了趕忙擂鼓，大家將火球、火箭，乘風拋射過去，那邊怎麼受得住？分做兩陣，一隊入黃盤上澳，一隊入黃盤下澳去了。

郡主忙命船向普陀進發。芮珠見了旗號，即稟知寶玉開柵放入。寶玉自在二山門迎接，見了眾人，眼圈一紅，道：「林妹妹，虧你們來，不然幾乎不得相見了！」遂回到殿上，拜了菩薩，轉入客房，各訴近事。寶玉慶賀五兒的功，因問：「袖弩幾時學的？」五兒道：「這是湘蓮哥哥在京師傳的，不過得了隱身法，欺他不見，發來便准了。」寶玉隨命僧人備齋特犒師，暫且歇息不提。

如今且說湘蓮落水之後，抱了一張篙子順水淌去，昏昏沉沉不知多少路？忽然被岸攔住，方掙扎起來。信步行去，一片平沙，全無人跡。走了半日，忽見一山擋路，雖不甚高，恰被藤蘿荆棘纏滿，遠遠望去，上面似有人家。湘蓮道：「總是餘生，且爬上去。」爬了一會，果露出一條樵徑來。依徑走去，有一座豆棚，正開著豆花，靠棚有一對門卻關著。

湘蓮便去敲門，忽聽得裡面鶯聲滴滴道：「誰敲門？」湘蓮道：「迷路的。」裡面道：「這裡那有過路的？」「呀」的一聲，開門出來。看是個十七八歲閨女，雖村妝打扮，光豔動人。又像那裡見過？湘蓮呆了一會，道：「我們是失足落水的，已經餓了幾頓，姑娘家有飯見惠一頓，飯錢加倍奉還。」那閨女道：「哥哥不在，不便。」說著，只聽前面問道：「妹妹，你替誰說話？」那女子道：「一個落水人客要吃飯。」又聽道：「你進來，等我去。」不一會，走出個二十幾歲、麻臉後生來。湘蓮忙又將前情告訴，又拿出一塊洋錢送過去。那人道：「這倒不必！但尊駕不像做生意的，且請坐！」只聽得後生進去，叫妹子燒飯；自己拿了只竹籃，往前面去了。

不多時，同了個三十來歲、白面的說笑而來。後面那白面的才到棚下一看，忙跪下道：「請大人安！」湘蓮吃了一驚，也忙雙手扶起道：「你莫認錯，我不是大人！」那白面的道：「小的朱貴，今年還在營裡伺候。後因母親多病告假回來，大人還賞了十兩養膳銀。大人忘了麼？」湘蓮想著不錯，便道：

「如此好極，我實因剿捕洋匪失利，落水至此。」朱貴道：

「大人，小的盡知。但大人怎樣來的？」湘蓮道：「我從西北荒山裡硬踹著來的。」朱貴道：「如此甚好！若從前面來，有人看見又費唇舌了。這裡最僻靜。他姓尤名奇，做人最好。

大人且住下再商議。」

正說著，裡面這女子托著盤，盤裡一碟鬢子，一碟灰蛋，一碟海蜇、土失，一壺酒，叫道：「哥哥。」那尤奇接來擺下；又覆身送出一碗南瓜炒豆腐，一碗紫菜鴨蛋湯，一甌飯。湘蓮留心看時，只見那女子穿著件白夏布衫，一條月白夏布滾邊褲，一雙小腳，生得發元可鑲，膚白如脂，只脖子裡一道絳痕，好似一條紅線，尤覺心動。正要問時，朱貴道：「大人請用酒！」

我把這裡光景，細細告訴大人。」湘蓮道：「很好。」朱貴道：「這裡那賊頭本叫『鑽天龍』，就在天津洋面劫商被賈大人擊敗。南徑後，遇一道人傳授妖法，因在浙洋聚眾搶劫。遇著官兵，就行起法來。——遍空黑霧，內有金蛇似的衝將過來，斷不能敵，就自號『黑霧大王』。他女人叫『白雪夫人』，也有法術。前勝了大人後，正想去搶賈大人，不知來了幾位仙女，不但破了法，並把大王傷了一目，現在在公館養病；他女人卻領兵在船上。大人不知，前日標下弁兵因霧勢利害，假意投降的有三百餘人。他連船派在中間，叫趙把總、錢外委管領。小的曾去看過他們，他們多感念大人恩德。只要大人寄信去，請得幾位仙女來禁住妖術；我們奉大人從中起事，再請賈大人發些兵來救應，有何難破？破了再到下澳去，破他青霞小姐不遲。」湘蓮大喜道：「你話不錯！我寫信去，賈大人也必依！但怎樣通信呢？」朱貴道：「這裡離普陀只廿裡，只要煩尤大哥穿上魚皮衣，一夜到了。明日請仙女們坐一隻小船，到我們那邊關上上岸。那時我還有妙計。」

尤奇道：「去不難，我還要家裡去商量商量。」湘蓮道：「令妹麼？」尤奇道：「正是。大人不知，他生的時候，我媽夢見大士，大士瓶裡柳枝上忽跳下一仗劍女子來，說：『我借你家裡住幾年。』我媽推沒屋子，女子道：『不妨，我仍要向柳枝上去的。』醒來生了他，小名就叫柳兒。自小總依著他使槍弄棍，自命不凡。我若不告訴他，他竟可嚷出來的。」朱貴道：「有一句話不敢說，橫豎大人沒有娶太太，他妹子品格兒也俊，大人何不先聘他做了二房？尤大哥自然肯出力；他令妹自然也不嚷了；自家一家人住在這裡又便。」湘蓮正合下懷，便把袋內剩下的箭抽來拿著，道：「我竟聘他令妹為正，若將來再聘者，折箭為誓。」慌得尤奇拉住，道：「大人說了便是。」柳兒自然更樂。湘蓮修好了書，尤奇用油紙包好，又拴了一串倭餅，穿著魚皮衣，赴水而去。朱貴又將秘計說明，湘蓮點首，便辭回去，道：「大人連日乏了，安置罷！」

湘蓮送了出去，關門進來，見柳兒房門已閉，便去敲門。

他裡面道：「大人來意已知，功成不過一月，便可欽賜完姻，何必如此草草！」湘蓮聽了，更加佩服，自回房睡下。次日起來，一切面水、茶點，柳兒都已預備，一會又搬上飯來。湘蓮拉住同吃，柳兒只得從權。飯後同在豆棚下，下了幾盤象棋。